

不老琼剧

■ 潘心团(海南)

从乡下的那间缝纫社里，我开始认识琼剧。

那时候，我还读小学，下午的课余时间，就常常和同学一起到学校旁边的供销社，买麻花糖糕解馋，然后到隔壁的缝纫社里看缝纫工吃酒唱戏。缝纫社是一个简陋的服装作坊，几个缝纫工都是老年轻的人，他们手工艺精良，是大队唯一能给村民缝制新衣服的地方，又是集体企业，挺吃香的，吃酒唱戏自然成了他们平日惯习享受的一件事。他们常常提到“道修、陈华、红梅”的名字，就模仿其唱腔唱出了《孔雀东南飞》、《秦香莲》等一些戏来。我显然不知“道修、陈华、红梅”乃何方人氏，只感觉老缝纫工们唱的还是蛮有味道的……

记得有一年，广东琼剧院来东郊演出，是陈华、红梅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让全公社人像过年一样喜洋洋奔走相告。担心公社剧场承受不下，便在中学操场上搭了个临时戏台，用纤维布围成墙，从农家租来一支支椰架架成座位，还动用了公社基干民兵来维持秩序。当晚果然人山人海，或许要赶上1976年全民吊唁毛泽东时的场面。我也随着母亲夹杂在人海中，从大人的缝隙间隐隐约约看到了陈华、红梅舞台上的风采。戏还演得正酣，忽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哗哗啦啦下起雨来，一场人却不当回事，硬是不肯散去，待到戏煞落幕，一个个都被淋成了落汤鸡……

我是在琼剧声中长大的，家乡人是在琼剧的滋润下一代一代繁衍过来的。

鬼使神差，稍不留神我竟然踏入琼剧界，吃了琼剧的饭，和“道修、陈华、红梅”成了同道中人，这才识得乡村缝纫工酒聊的琼剧名伶的“庐山真面目”，这才知道琼剧一直以来像滋润着我家乡人一样滋润着全海南岛的人，甚至是旅居岛外的每一个海南人。

那时候，林道修、陈华、红梅已经不能粉墨登台，都是耄耋之人了，道修景况最糟，成天只是卧床在家，出入门口都得儿女搀扶；

红梅声带严重哑，仍然一支接一支的抽着烟，一咳嗽起来往上是气不接下气；陈华似乎要好些，还能坚持撰写一些演艺随笔或诗词，也乐意参加琼剧界的一些活动。谁也不会想到，随着2000年的到来，这三位琼剧巨星竟然相继西去，一时让琼剧界黑天暗地，素来在舞台上抒发悲伤情调的嗷嗷声竟然在琼剧梨园里悠悠吹响。当年有观众说：“道修、陈华、红梅带走了琼剧的一个时代。”也有文人墨客发出“可恨苍天瞎了眼，不美名伶戏伶人”的感慨。

这是我见过的琼剧和艺人，而要追根溯源，琼剧还真的是那么遥遥久远且群星璀璨，那尘封了的梨园趣事又是那么精彩动人。据琼剧志书记载：“秦汉之后，中原文化随汉人迁琼而转入。唐、宋代，海南的文化教育、歌舞娱乐初兴。”要说这是琼剧的根源也未尝不可，而要确凿琼剧真正生成于哪一个时期，也没有谁说得清道得明，但琼剧一直以来的娱乐于民是没有人怀疑的。王国安《卢侯外纪》曰：“古传，白沙津白帆如梭，商贾云集，通宵达旦，市者不稀，奉祀娘后，有闽、广剧，神欢人乐。”可见庙会戏曲自古以来就给岛民带来了欢乐。明末清初，闽剧班社和艺人相继登陆海岛，最有名的如“老三春班”及艺人汪丽贞、李庆隆等，他们吸收本地的土歌俚调逐渐衍变为“琼州杂剧”，陈铭枢《海南岛志》载：“清康熙间，土剧班最盛行，浸淫全岛，妇孺老少，几无不识唱土剧。”看戏唱戏，那时就成了海南人民赖以生存的一种方式，戏班都是演通宵戏，上半夜演文戏，下半夜演武戏，没有演出台本，演员只是唱“白肚套”（随口编唱），但观众是看得津津有味，通宵达旦也不解腻。进入抗战年代，琼剧同样起到教化作用，琼崖红军成立不少琼剧班社，如“抗战剧社”、“琼崖红军东路琼剧团”，“琼崖纵队政治部青年剧团”等等，依靠琼剧为宣传工具，鼓舞人民抗敌斗争，为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早期海南人下南洋，琼剧也开始流播全世界每一个有海南人的地方。清道光十五年(1835)，琼城梨园班到越南西贡演出，携带《琵琶记》、《白兔记》、《金印记》等剧目，首开琼剧出国演出之先河。此后，琼剧艺人纷纷组团到马来亚、新加坡、泰国、马六甲等南洋各地巡演，把琼剧种子撒播开去，这“乡音”也就成了维系海外游子与家乡海南的感情纽带。在星洲演出的“南星剧团”，艺员都是热血沸腾的琼籍进步青年，当年演出《还我河山》一剧，随着剧情的加温，剧场里传出“打倒日寇！还我河山”、“翘脚膏”（指日寇）滚出中国去！”的口号，华侨们还纷纷资助“叻币”（新加坡币）支持家乡抗日基金。如今，旅居东南亚各国华侨还坚持创办琼剧班团，如琼联声剧社、新加坡海南协会琼剧团、缘点表演艺术中心等，在繁忙的商务之余排演琼剧，寄托对家乡的挂恋之情。有一位文昌籍老华侨清明时节回乡寻根问祖，村人问他：这大半辈子寄居海外，最挂念故乡的是什么事？老华侨说：老祖宅，文昌鸡，海南戏。

我住琼剧大院，是深知琼剧人气旺盛的，尤其琼剧被列为国家级“非遗”之后，自己分明是这份遗产的传承者。进出出都是有机有样，即使老迈年纪，也是风韵犹存，一看就知道曾是戏台上的角儿。时常能听到艺人吊嗓声，吹奏唢呐声，拉二胡声，断断续续的，悠悠扬扬的。一次，有一位进城探亲的老公爹不小心踏进琼剧大院，他心里嘀咕：这是啥地方？人心这么舒畅！一打听这是剧团，便不想出去了，便蹲在树根下听弹唱戏，看院子里走动的每一个琼剧人。此后他常常踱进琼剧大院，主动与人搭话，与琼剧人成了朋友。

我还会跟随剧团下乡演出，已经感觉当年家乡那场“雨中观琼剧”不是什么稀奇事。早期戏班下乡演出，一下去就是一两个半载，都是走在乡下，一村演一村，一点移过一点，睡农家宅，吃农家饭，和农民朝夕相处，有艺人还和农民认了亲戚；当年琼剧名伶韩文华随团下乡演出，就常常在农家院子

里席地而坐，一壶米酒一碟萝卜干，与农民兄弟拉家常，亲热得如一家人；名旦林道修为了演好旦角，喜欢和村妇拉家常，观察村妇的走路姿态与喜怒哀乐；逢上农忙季节，艺人们还下地帮助农民耕种收割，农民都觉察不出，与自己一起劳动的都是舞台上大名鼎鼎的生旦角儿……

在多元文化艺术“狂轰滥炸”的今天，琼剧仍然是海南人民的最爱。歌舞下乡往往怕会“血本无归”，琼剧进村却有“回家”的感觉，无论大班还是班仔，村民就当作是大事来临，多紧要的事都要搁起一边，早早吃饭梳妆，早早赶去戏场占位，还要招呼三亲四戚来共同享受这顿精神大餐。有一段戏谚是这样念唱的，“锣响晨光，敲响心乱，去迟无座位，去早空肚归（肚子）；哼！不怨神，不怨鬼，只怨道修收猴猕（海南方言“猴酸”音）。说是名旦林道修来演戏，村民看戏前焦急、矛盾的心理，可见村民对道修的爱之深。还传说，林道修下乡时到墟市上买海南粉，往往吃粉吃出金戒指，卖粉“粉丝”故意把金戒指埋到粉碗里赠送给自己的偶像；还传说，有村民去中药铺看病，医生得知病人是个“道修迷”，就在处方上题写：当归三钱，熟地四钱……未了加上“道修二钱”。

演通宵戏，唱对台戏是早年村场上常见的光景，前几年，我在琼山县苍厚村的一个村场上，亲眼目睹了一晚同演三台戏的奇观：三个临时搭建的戏台，三个阵容庞大的戏班，名角荟萃，旗鼓相当，使得村里村外是扶老携幼、潮水一般涌到这村场上来，村民们只恨无“三头六眼”，三个戏台上都有自己的偶像，使得他们一会儿在这台前看看，一会儿在那台前瞧瞧，一整晚只是绕着三个戏台团团转。原来，这是个以种植瓜菜为主业的村庄，这一年他们卖瓜菜发了财，就“绑剧团”来村里演出庆贺，演一个剧团不过瘾，演三个剧团过过瘾……

琼剧是海南人民的精神支柱，海南人民感恩琼剧！

一位日本老人的中国孝道

■ 陈立波(山东)

在那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聂荣臻元帅在战场上救助日本孤儿美穗子，亲自精心照料，并想方设法把她送回祖国身边。1980年，美穗子携家人专程来中国看望聂帅。这个故事感动了许多人。

在我身边同样有这样一个感人肺腑的真实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则是我所熟悉的日本友人横山三郎先生。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横山先生那段特殊的身世。他的中文名字叫王毓福，是当年日本人在东北垦荒团时的遗孤。

故事还要追溯到六十多年前，那是在抗战即将结束时，还不到三岁的他被遗弃在吉林长白山的冰天雪地里，奄奄一息。闯关东的山东汉子王希顺不顾自己生活的困苦，毅然挽救并收养了他。由于兵荒马乱，返乡时王希顺舍弃了一切，却硬是用扁担将王毓福挑回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也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故乡——山东省博山区北崮山村。

回乡后，爷俩住在远离村庄的用高粱秸和黄泥巴搭建起的简易房子里，条件虽然艰苦，王希顺却把王毓福当做亲生儿子抚养，他靠挑货担担赶集串乡，搭席棚卖烧饼挣来的血汗钱，供王毓福读书直至初师毕业，这在当时即使是条件好的山区农村家庭里也不多见。后来还为其建起新房，娶妻成家。父亲的付出与关爱，从小就懂事的王毓福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好好孝敬可敬、可爱的老父亲。

“有志者事竟成”，艰苦的环境也磨练出王毓福坚忍不拔、奋发进取的性格，凭着自己的努力，初师毕业后他先是在当地的山区小学教书，改革开放后，由于工作出色被调进城，成为国家干部，担任了博山区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区政协委员并当选了淄博市的人大代表。

当王毓福事业有成时，老父亲也已日渐老去，王毓福没有忘记当初的誓言，为了让老父亲安度晚年，他不仅在生活上给老父亲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为了顺从老人的生活习惯，进城工作十几年来，始终没有住在城里定居，每天往返几十里山路赶班，就是为了让老父亲每天都能见到儿子，哪怕是说几句话，对于老人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上世纪8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缘，王毓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震惊之余，他也在心里埋怨过老父亲，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告诉他实情，但静下心来想一想，王毓福又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惭愧。

是啊，淳朴善良的父亲为了他，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心血，在他身上寄托了所有的希望。现在年老体衰，就自己一个亲人可以依靠，再说，人越老越念旧，这么多年的父子亲情，这样一个和和美美的大家庭，父亲又怎么舍得呢！这不是老人的自私，是人之常情。

看着老人那充满慈爱和满足的目光，王毓福更加坚定了留下来给父亲养老送终的决心。这样一过又是十几年。十几年里，王毓福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没有提及自己的身世，而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照顾老人，报答老人，让老人在幸福和温馨中活到90岁高龄，无疾而终。

送走了老父亲，王毓福也已是六

十多岁的人了，本来可以安心“回家”了。

然而，恩情如山，难以割舍！在他1999年底回到祖籍日本大阪定居的临行前，一再叮嘱留在国内的儿子王岳阳（日本名字横山博野）：“我不在国内，你一定要像以前一样，经常到你爷爷的坟前祭拜。”遵照父亲的嘱托，2000年清明节时，王岳阳携妻带着子女，并将自己的真情实感写成文章《爷爷》发表在《淄博日报》上，表达了三代日本祖孙对有着天高地厚般感情的中国先辈的感激与怀念之情，字字肺腑、感人至深。他在随后给父亲的回信中写道“往年的这一天，总是我和妻子随着你们前去看望爷爷。今年，和我俩一起来到爷爷坟前的，有了我们的刚呀呀学语的孩子，和你们隔海寄来的缕缕哀思。”

山高水长，恩情铭记。虽然养育自己的老父亲已经故去，然而横山先生对养育自己的中国家乡的这方土地和父老乡亲的恩情却刻骨铭心，涌泉相报。

回到日本定居的横山三郎先生始终关注着中国家乡的发展变化，致力于中日民间的文化交流，并先后热心帮助过包括我留学日本京都工艺纤维大学的内弟丁骁腾在内的数十名中国留学生。

特别是在2006年清明前夕，横山一家回中国探亲扫墓，把省吃俭用积攒下的15万元人民币，捐赠母校裕禄中心学校购置25台清华同方电脑及桌椅等，配备了一间微机室，让大山里的孩子们从这里走向外部世界。那天重返故里的横山三郎夫妇还与闻讯赶来的乡亲们一起动手，竖立起一幢雕刻有“和平万岁”的石碑，并栽植了两株樱花树。石碑的正面镌刻着有力的“和平万岁”四个大字，寓意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共处、世代友好；石碑背面镌刻着王希顺老人的生平和他救助日本遗孤横山三郎的动人故事。在微机室的门口，悬挂着学校特意赶制的“王希顺微机室”的匾额，让孩子们永远缅怀这位曾为浇灌中日人民友谊之花而辛勤操劳了一生的慈爱老人。当时，作为新闻记者的我用肩头的摄像机永远记录下了这一感人而难忘的时刻。

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爆发后，远在东瀛的横山先生从电视上闻讯后，接连打来越洋电话，通过亲朋好友询问救灾捐款事宜，并在第一时间邮来5000元人民币，请博山区政协的老同志代为捐赠，表示他对灾区人民的一点“小小”的心意。他不是什么大款，也不是企业家，仅仅是一个靠退休补助度日的工薪族，在当时这些钱足足是他两个月退休金的总和。之后，在博山区赈灾捐款的公示栏里赫然出现了一个日本人的名字——横山三郎，成为山城人民一时传送的美谈。

时光荏苒，如今横山先生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但他仍眷恋着中国家乡这片养育他的土地，每隔两三年就会回来一次，并力所能及地为家乡尽自己的一份心力！虽然，他做的已然够多，但每每提及，横山先生总是充满深情地说：“是我的养父，是中国家乡和父老乡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我做的这些与这如山的恩情相比，真是微不足道，这也是我对养父，对中国家乡应尽的孝道。”

种植幸福

■ 段玉梅(广东)

正午，冬日的阳光，暖洋洋的。我跟再冉一同坐在冬日的阳光下，感觉全身上下暖洋洋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我们在优美的音乐中，缓缓的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恍然觉得时光，竟然流逝的这么快，我不禁感叹，岁月无情。

时值傍晚，有一对年迈花甲的老人，从窗前蹒跚的走过来，看到他们手牵着手，两人都一脸的幸福。老伯伯俯身停下脚步，也不知对老阿姨说了一句什么，两个人竟然在夕阳的黄昏下，豪爽地朗声笑了起来。他们甜美的笑声，给这个寂静的冬日，也增加了一份温暖。

这样充满阳光的黄昏下，我却不由自主的想起了那些个夜里，我跟再冉一起牵手走过的情形。那时候，老公刚到南方工作，我留守在家，跟女儿在一起生活，每当黄昏来临之际，我都会跟再冉，一起冲出户外散步。每次，我们都是手拉着手，在街心漫步而过。这种情景，也曾引来许多过路人，流露出羡慕的眼神。只要我想出去散步了，女儿每次都会陪着我。那年的冬天很冷，我总是握着女儿的小手，感觉到她的手，也是温暖而有力。我们说笑着，手牵手，一起走过寂静的滨河大桥路。

每次，我走到滨河大桥路的尽头，拐过了一个弯来到了十字路口，就可以看到通往我们家的灯火，辉煌的路灯。灯火辉煌的路

灯，指引着我们能够安全地回到家里。每一次，我牵着女儿的手，经过寒风呼啸而过的拐角时，我们总是加快了步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走过拐角，我都会迅速而过，我怕漆黑的夜晚，更怕寂静空无一人的路上，突然有什么意外的袭击，当我看到摇曳的灯火，辉煌的路灯，我的全身，便立刻会感觉到一种暖意。或许因为这儿的温度，稍高的缘故吧，而我宁愿相信，这是因为家的温情与爱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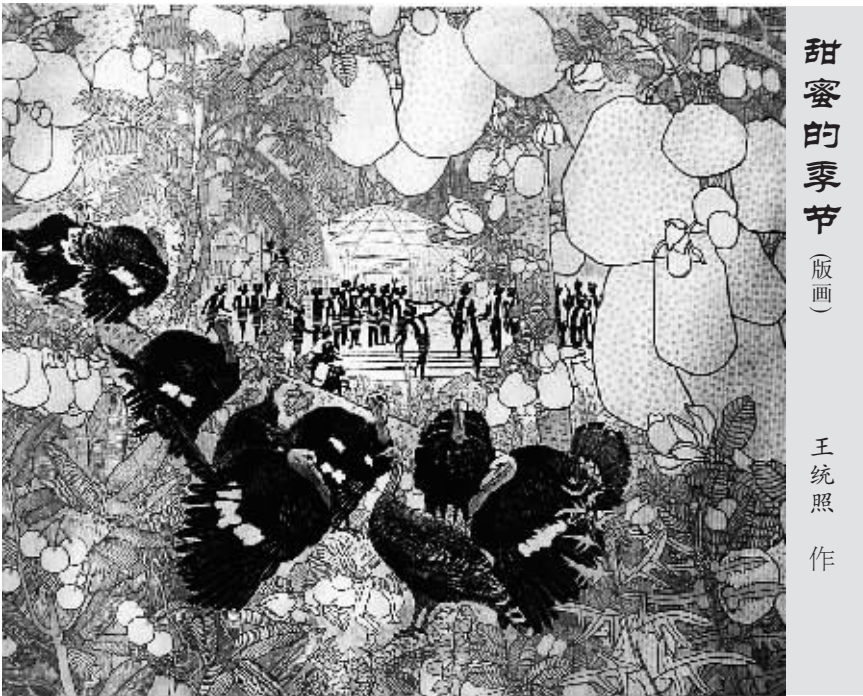
有一次，朋友说，这么多年了，你一个人带着女儿，恬静地生活，也能生活得这么幸福啊！这种境遇，让我们心生羡慕！

我随口问，你以为，她爸爸不在家，我们就不能这样幸福啊？生活需要自己来调整，也需要自己来经营，我们种植幸福了，就会赢得了心底的快乐。

朋友说，我觉得你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生活，该有多么不易呀。每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你跟女儿，都是手牵着手地走，都心生羡慕！看起来人的幸福，也是随处可得的。

于是，我便开心地笑了。

有时候，我对老公也曾抱怨自己不够幸福。而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幸福就在于我们怎么经营，怎么种植。也许我们的生活，就是在平平淡淡中，恬静淡然的走过一生，便是最大的幸福吧！



甜蜜的季节 (版画)

王统照作

东方感恩文化 “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 征文电子邮箱：dongfang2011@hndaily.com.cn

传承民族文化瑰宝的大声

——陈锐诗词的艺术生命与魅力

■ 曾浩洁

诗书笔墨墨世，丹青画卷文章。好书，能给人教育，启迪心灵，使人思辨，给人智慧。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艺海吟春》，是陈锐同志的又一部力作，读之，如同三伏天躺在山间小溪里游荡，使人如饥似渴，读后，耳目为之一新，眼睛为之一亮。

《艺海吟春》是一部极具影响力的古典诗词专著，它以其锐利的笔锋剥开生活的表层，以其诗联的形式，直视其生活的本源、真谛和内核。在深入浅出之间，令年龄不同、层次有别、背景不一的各类读者都能如沐春风，如饮甘露，有所感悟，有所收获。

这部古典诗词专著可以说是闪烁着作者智慧的光芒。随手翻开一页都能找到一些发人深省的名言佳句。如《庐山恋》之四中的诗句：
庐山峙邕邕，深邃知几重。
曲折千盘道，雄关万叠峰。
琼楼悬绝壁，幻景若迷宫。
把翠窥明月，摘星弄太空。
诗人以满腔的热情赞美庐山那种雄奇峻秀壮丽的河山景色，一个“邃”字写出了庐山那种深不可测的面貌，反映出诗人游览名山的真实感受，讴歌诗人对祖国美好河山的深切感情。

又如《秋夜泛舟镜湖》：
炊烟象远去，湖色一轮秋。
望镜星飘动，观山月倒流。
长箫惊宿鸟，渔火闹渔舟。
兴尽几樽酒，诗香醉晚洲。

诗人把水乡的镜湖风景，写得令人如痴如醉，一个“闹”字既写出诗人的心情，又反映鱼米之乡镜湖地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个“醉”字得体到位，读后如身临其境令人陶醉。

诗人写《塞上怀古》：
西望云天塞上奇，草长雁阵阵几支。
心随鸿雁逐远去，梦逐黄河自在驰。
骑马射雕汗大汗，绣花传技法王师。
他年足迹如相会，醉写骄骄陌酒旗。

这首诗既反映出北地空旷神奇的草原广袤和草长莺飞的云天茫茫、碧波翻滚的落日幻景，又反映出诗人触景怀古的思想情愫，同时，对某些区域环境的被毁，惋惜地写出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破坏，致使沙尘暴时有袭击着塞北这片纯朴的净土，诗人用“万里平原天水草，黄沙北起漫驼铃”，来表达那种触景伤怀的感受。

再如：诗人撰写对家乡热情讴歌的妙联，《抱旺村门联》：
抱壮志，借崖州八景，人杰地灵，打造和谐文化史；
旺中兴，筑区域一湖，物华天宝，拓宽富裕小康村。

可谓景典入句，妙趣横生，入木三分。读《艺海吟春》，我恍惚看到了“神州之魂”，在他作品的章句之间无处不徘徊着诗人的那种高天揽胜的雄浑眷恋。这种感受，正成了他诗词联作品的情感底色。这种情感底色所折射、浮现出来的具体霞彩，正好表达出诗人的三种情怀：一是热爱祖国河山壮美的情结，二是热爱家乡

四季如春的情结，三是人文景观相互碰撞而折射出来的珍贵爱情。这三种情结的交汇、融合、激汇、合流，正是这本诗集的感情底色，这三种情结凝聚成了复兴中的“神州之魂”，于是，作者以其传统诗词的韵律来讴歌祖国大好河山和人类文明与美好。因此，作品的空灵、厚重与秀气，也就决定了陈锐同志诗词联的总的格调：热情、高昂、豪迈、乐观、向上。

《艺海吟春》既渗透着历史的内涵，又蕴含着时代的精神，既延续着优秀传统文化，又推动着文学形态的创新。陈锐同志在继承传统古诗对联严格韵律的基础上，着力创新和超越，在古体诗联的艺术形式上表现出诸多原创色彩。全书文风典雅，颇具功力，具有绵绵不绝的艺术生命和不衰的艺术魅力。读《艺海吟春》，让我们感悟到这是一部艺术性与思想性并重、社会性与教育性融为一体、指导性与示范性相联系以及自然生态和审美意识相结合的力量，是不可多得的一部教科书。特别是对那些潜在在古典作品创作的爱好者，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平台！

这些诗词对联是作者成长的全部记录，是历史进程的回顾，是作者智慧的积淀，是古典诗词对联的奇葩。相信陈锐同志在对传统古典诗词的坚守和对现实的思考中，一定能创作出更隽永、灵动、流畅的使我们民族古典文化流光溢彩的杰出来！可以说陈锐同志的创作已经有着一个令人羡慕、值得骄傲的过去，我们期待他有一个更加殷实而辉煌的未来！

做客槟榔园

■ 陈海民

走在乡间公路上，我又见到了向往已久的槟榔林，是朋友多次的邀请我们一行到他槟榔园作客。

生长在海南的我从小对槟榔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槟榔树易种易活，不挑土质肥瘦，落地生根，一柱冲天，有节无枝，有叶有花有果。她的气节品质，令我起敬。槟榔果是海南人崇尚礼仪的贡品，历来有老少爷们槟榔乞巧烟的说法，意为烟可以施舍乞求低贱之物，槟榔却是供奉官家、孝敬先辈，求亲讲和之礼品。

一路上，放眼四望，大片的槟榔林呈现在你的眼前，郁郁葱葱，一望无边。一株株的槟榔林，在春风的吹拂下叶冠招展婀娜多姿，形态各异，犹如绿浪在翻腾，槟榔花飘香，招蜂惹蝶，如密密麻麻黄珍珠，令人心旷神怡难于言表。村民的洋楼梦、轿车

在石梅湾品海兼品一个人(散文诗)

■ 蔡旭

每一天，他都坐在石梅湾的亭子边，与大海相看不厌。这天也一样。不一样的是身边坐着我，一个对他感

梦，在一片片槟榔林中得到了实现，以前村头巷尾中每家每户种植的几十株的小农经济生产状况在这一规模生产模式中显得那样的渺小。

静静的山坡上槟榔舒枝展叶，好像在夹道欢迎客人的到来。弯弯曲曲的公路蜿蜒在山间一片片槟榔林里，好像一条飞龙在槟榔林中见头不见尾，波浪起伏的龙身把一片槟榔林分成两块，但并没打搅槟榔林的安静，也没有使槟榔林失色，反倒增添了几分浪漫的情趣。绿色、绿色，还是绿色，这季节虽看不到槟榔结果累累，却闻到槟榔花的清香，缝隙之中射出缕缕耀眼的光芒，听到风与槟榔的窃窃私语。正午的阳光在槟榔林洒下一块块斑斓的金色。虽是日正中天，槟榔林里却清风凉爽，好像走进了一幢巨大的空调房，热烘烘的气

兴的人。
风和日丽，景色如画。
一层层白浪缓缓地漫上来，又悄悄地退下去。
他却从平淡中看到了变化。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
平日，他捉摸了海，又去捉摸菜；
捉摸了菜，又去捉摸古书。
这位主理过三届博鳌亚洲论坛厨事的名厨，在石梅湾创制着中国八大菜系之外的“第九流派”。
年轻的大师在石梅湾写出了三本专

温在槟榔林销声匿迹，接踵而来的是浓浓的惬意。

翻过两片槟榔园，来到朋友的山间别墅。好客的主人端上热气腾腾用山泉水泡的槟榔花茶，淡黄色茶水未饮，已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既有龙井茶的甘甜，又有茉莉花茶的芳香，更有养胃健脾美容之作用。主人又捧上一袋袋自己烤制好的槟榔干，放在嘴里细嚼慢咽，甜、麻、辣、香、辛五味俱全，嘴里吐红，脸上泛红，一股美酒醉人的快意袭上心头，亦人亦仙，妙不可言。趁着兴头，问及今年槟榔收入几何，女主人说光青槟榔果一项也可达五六十万，加槟榔花茶、槟榔干和培育槟榔苗，总收入一百多万不在话下。我们一听，自愧我们这些所谓的县城老板只好相形见绌，自叹不如了。我说：“大哥你今天这是‘资本家’兼‘大地主’了，我们这些朋友的‘大哥大’了，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朋友却谦虚地说：“在我们村里我还是小不点呢，真正要感谢的是党的富民政策，带领我们奔小康，把荒坡野岭承包给我，还给我们贷款发展生产，免收农业税设立110服务，农作物防病治病到田头山岭上，把公路修到黎村苗寨、田边、村旁。过去守着荒山野岭靠吃救济粮过日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著，同孔子探讨《论语》，用诗与英文同老子交流《道德经》。
游客赞叹着海南菜的国际味，学者惊喜于故纸堆中的新鲜感。
而我的心中，挂着十万个问号。
这天在石梅湾，坐在他身旁的我，想找出从厨师到诗人、哲学家的蛛丝马迹。
身上没有何曾和标的人，平凡，平淡，平静，这位上流社会和答客。
我一边品着海，一边品着他。
我告诉我：
似乎是一无所有，其实是应有尽有。